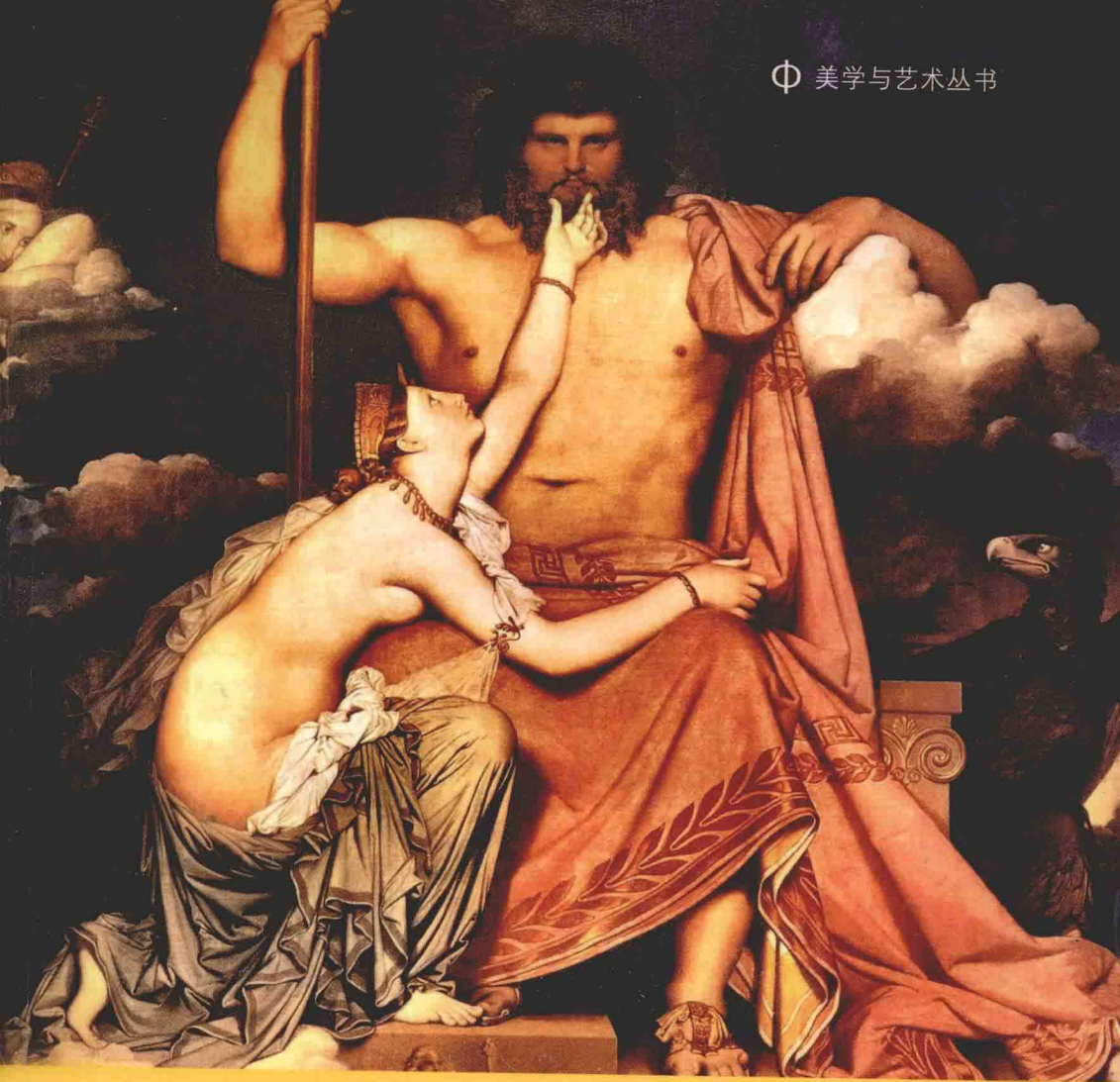


Φ 美学与艺术丛书



宙斯的天空

《荷马史诗》

陈中梅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Φ 美学与艺术丛书

宙斯的天空

《荷马史诗》里的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研究

陈中梅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宙斯的天空:《荷马史诗》里的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研究/陈中梅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美学与艺术丛书)

ISBN 978-7-301-18550-6

I. ①宙… II. ①陈… III. ①荷马史诗—文学研究 IV. ①I54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3510 号

书 名:宙斯的天空——《荷马史诗》里的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研究

著作责任者:陈中梅 著

责任编辑:吴 敏

封面设计:海云书装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8550-6/I·231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三河市富华印装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1.75 印张 282 千字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前 言

哦,父亲宙斯,雅典娜,阿波罗!

《伊利亚特》7.132,《奥德赛》18.235

古希腊人到底信奉多少神灵,估计谁也说不出个准数。据说被修辞大师昆提里安誉为“最博学的罗马人”(而西塞罗则称其为“一切人中最敏锐、最博学”)的马科斯·瓦罗(Marcus Varro,公元前116年—前27年)曾做过这方面的统计,他所搜集到的希腊神名,竟有惊人的三万之多(参阅维柯《新科学》上册,第221页)。瓦罗的统计不可能非常精确,但也足以说明希腊神族群体的规模,对此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赫西俄德的《神谱》、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6.2—9和恩格斯的《风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作为一位史诗诗人,荷马大概能够理解瓦罗的工作,却不一定会对此表示赞慕,他会觉得对诸神本质的了解关键不在于统计,而在于对他们的神性、能量和主要司职的把握。在《伊利亚特》20.4—9里,当宙斯命令塞弥斯把所有的神灵(包括众多活跃在山林水泽里的女仙们)全都召集到奥林波斯山上集会时,诗人的心目中或许不会有一个具体的数目,更不会鼓励人们产生三万之众的联想,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宙斯的厅堂尽管宽敞,却也肯定容纳不下如此众多的神灵。需要说明的是,瓦罗并没有声称他所统计的是荷马时代神灵的数目。此外,有必要看到的或许还有,诗人和学者的工作性质不同,叙事的宗旨有异,关注点也不一样,所以瓦罗的努力荷

马不能替代,不会因为荷马对统计的不在乎而失去它的意义。

大概是沿袭了一种传统,荷马经常对数字的确凿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精确表达掉以轻心。他没有告诉世人围攻特洛伊城的阿开亚联军的确切人数,也对守城的特洛伊方面的军力未作明确的提及。我们知道,荷马史诗不仅大面积采用已经形成固定搭配的程序化词语(formulae,譬如“沉雷远播的宙斯”和“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等),而且还有效利用了史诗的篇幅,包容了许多大同小异的场景描述(譬如整备食餐和武装赴战等)。与之相适应的是,史诗里出现的数字经常也是程式化的,并非总是实际数目的真实写照。荷马喜用的数字较多,包括九、十、十二、二十和五十等。奥德修斯统兵进军特洛伊,军勇们分乘十二条海船;战争结束后,他们又乘坐同样数量的船艘,开始了返回家乡的航程。历时十年的特洛伊战争似乎没有给他的部队造成什么损伤。高贵的奈斯托耳有十二个儿子;出访埃塞俄比亚的宙斯偕诸神在第十二个黎明时分返回奥林波斯;骁勇的忒拉蒙之子埃阿斯孤身奋战,从海船上用锋利的枪矛拒敌,杀倒了十二名迎面扑来的特洛伊军兵。不难看出,上述行句里的“十二”不是一个确切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诗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按已经形成的叙事套路办事,有意识地减弱了数字的实指功能。史诗诗人成系统和全方位的程式化操作可谓有利有弊。一方面,这么做有助于从形式和内容两项“指标”上提高作品的普适度,从而使其能以一种具备史诗特点的方式,客观上为后世同样讲究提炼和概括的思辨哲学的产生,指明发展的方向。但另一方面,这么做也难免会在创作流程中加入过多按套路办事的负面成分,限制作品的表现力,其结果除了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雷同,也降低了所述事项在事实层面上的可信度。

程式并非万能。如果一切均已被框定和僵化起来,荷马何以能够成为但丁崇仰的诗王?又何以能够成为雨果心目中由作为月亮的维吉尔陪衬的太阳?“十二”是个“现成”的数字,荷马却没有信手拈来,用以形容以宙斯为首的奥林波斯诸神。当然,诗人不会为了反僵化(或

反模式化)而故意做秀;他之所以不用“十二神”(或“十二主神”)这一术语,其原因大概主要还在于在他生活的年代里,相关的概念尚未形成。荷马是否想过有必要区分奥林波斯神和非奥林波斯神?他很可能粗略思考过这个问题,却因为最终难以理清头绪而无法从正面做出解答。他知道奥林波斯神(或天神)与地神(即生活在地下的神)的区别,也相信前者比后者优越,却从来不用诸如“非奥林波斯神”一类的术语来形容奥林波斯正统神灵以外的其他神祇。诗人的区分经常是含糊的,有时甚至是下意识的。他似乎不愿多想偏居一隅的基耳刻,是否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奥林波斯女神。在《伊利亚特》18.428—434里,阿基琉斯来自海底的娘亲塞提斯,似乎意识到自己不能与奥林波斯山上的女神们相提并论;而在20.103—107里,阿波罗明确告诉埃内阿斯,阿芙罗底忒(埃内阿斯的母亲)乃宙斯的爱女,其身份明显高于“地位低下”的塞提斯(“海洋老人”的女儿)。

塞提斯当然不能与阿芙罗底忒相提并论。荷马相信血统论,提倡尊卑有序。他虽然没有用过“十二神”这一术语,却以诗人的方式,依据出身的高低、司职的不同、在史诗里的活跃程度以及所发挥的作用等“条件”,划分出界定奥林波斯主要神明的人选范围。宙斯、波塞冬和哀地斯兄弟三分天下,而大地和奥林波斯又统归他们共有,自然应在主神之列。哀地斯分有奥林波斯,乃拥有这座大山的三大“股东”之一,倘若不把他列为奥林波斯主神,恐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然而,哀地斯司掌冥府,是地神的统领,就这一点而言,把他明确说成是一位奥林波斯主神(荷马设想诸神居家奥林波斯,也居家“天上”),会显得有点名不副实。不知是否出于上述考虑,荷马没让哀地斯在史诗里实际出场,以此把他的双重身份问题留给了听众,由其自行处理。除了以上三位,重要的奥林波斯神明还有赫拉、雅典娜、阿波罗、阿瑞斯、赫法伊斯托斯、赫耳墨斯、阿耳忒弥斯和阿芙罗底忒。这八位神明,加上刚才提到的三位,总共是十一位。在现存的古文献中,“十二神”的提法首见

于希罗多德的《历史》6.108,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6.54中也有相应的提及。希罗多德所说的十二神,其所指当与上文提及的十一位有所出入。在公元前5世纪,十二神中一般不包括司掌冥府的哀地斯。此外,除了别的出入,荷马史诗里不受重视的小神狄俄尼索斯已经声名大振,赫然跻身于十二神之列。希腊神谱体系复杂,十二神的所指在不同的地域有所不同,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另一个要点。

上文列出名字的十一位主神,是荷马心目中奥林波斯神族大家庭中的佼佼者,他(她)们中又以宙斯、波塞冬、赫拉、雅典娜、阿波罗和阿瑞斯这六位神灵的作用更为突出。若要做进一步的层级提升,这六位中有三位符合“好中选优”的条件,堪称骨干中的骨干,核心中的内圈核心。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构成了典型和全面展示奥林波斯神族力量的铁三角:宙斯坐镇幕后,运筹帷幄,雅典娜和阿波罗则置身“前敌”,具体部署乃至直接参与相关的事件,把宙斯的意志和决策付诸实施。在荷马史诗里,“哦,父亲宙斯,雅典娜,阿波罗”已经形成固定的搭配,换言之,已是一个程式化语句,其他奥林波斯主神不能奢望跻身其中,享受这一崇高的荣誉。这是一个史诗人物得以通过规范的方式对其发出吁请(或感叹)的“小团体”,史诗里没有第二个“小团体”可以领受这样的殊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乃受请方不同于其他奥林波斯诸神的一个区别性特征。史诗人物把雅典娜和阿波罗的名字与宙斯的相提并论,足见这两位神族中的后起之秀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之高。看来,奥林波斯山上也许讲究论资排辈,但史诗人物却不愿对此予以无条件的认同。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三位一体,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共同主导演绎了史诗的传奇,牢牢掌控着凡人的命运,把握着人间事态走向的大局。基于上述原因,也为适当控制书稿的规模,本书以“宙斯的天空”为名,分别给予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每位一章的篇幅(这一点也体现在拙著的副标题里),对这三位奥林波斯执政神族中最核心的核心成员及其在荷马史诗里的精彩表现,展开较为深入细致和

层次分明的研究。

奥林波斯大山是宙斯和诸神的居所,也是一个独裁和父权政治大行其道的地方。宙斯既是众神之主(或王中之王),也是一家之长,王权和家长之权在他的司政中如鱼得水,实现了最完美的结合,得到了最充分,也是最高规格(或许也是最有效)的体现。宙斯手握臻达极致表现力的王权,在他之上没有地位更高、权势更显赫的王者。宙斯的家长身份或许更值得一提,因为他不仅是多位重要的奥林波斯神明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而且还是所有神和人神学目的论意义上的家长,是“神和人的父亲”。所以,宙斯不仅是阿波罗和雅典娜的父亲,而且也是他的妻子赫拉和兄弟波塞冬的“父亲”。对于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等儿女们,宙斯的父亲身份是双重的,也就是说,既是他们的生身父亲,又是他们父权制文化背景下无论生身与否都必须认可和尊重的家长。本书第一章围绕“主宰天空”、“调控气象”、“最强健的神主”和“精擅谋略”等内容展开讨论,借助第八节以下的篇幅,指出了宙斯的局限,描述了宙斯家族强权统治的历史有效性,以及它已经和将来可能受到的挑战。与宙斯的局限相适应的是,荷马没有给后人留下一个不再容纳斗争的窒息了的世界。在这一点上,他绝对不是理想化的。事实上,他的现实主义洞穿表象,触及深层,是那样的发人深省。在他的史诗王国里,在宙斯的天空下,文明与野蛮共存,先进与落后比肩。这里仍然有难以止息的战争,仍然是一个蛰伏着危机的局面。然而,这种局面包容“运动”,催发生机,使人心存希望,敢于想象,有所冀盼。荷马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宙斯的希腊。然而,宙斯却没能顶住基督教的攻势,缓慢退出了历史的大舞台。没有了宙斯,希腊人卸下了一个沉甸甸的故事包袱,却也丢掉了传统,逐渐缺少了以往的雄心壮志,抛却了一个伟大民族的责任感。

第二章以对帕拉斯·雅典娜名字的考证开篇,细致研析了 pallas 一词(或一个以上的同形词汇)的多种含义,揭示了它所蕴含的复杂文

化信息。除了帕拉斯,“特里托格内娅”和“阿特鲁托奈”也是雅典娜的别名,该章第二、三两节依据原典,分别对这两个词汇进行了深入剖析。雅典娜由宙斯“独自”生养,战力强盛,才智超群。就辈分和地位而言,她和阿波罗明显低于赫拉和波塞冬,但是若从二位的司职(亦即所掌握的实权)和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来看,诸神中除了宙斯,委实少有出其右者。雅典娜的实际地位是极高的,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浏览一下该章的第八节。在《伊利亚特》里,雅典娜和阿波罗分别襄助交战中的阿开亚人和特洛伊人,而宙斯则深谋远虑,居中调停,统一规划战事的进程。二位下属的“政见”不同不仅没有影响宙斯的集中领导,反而有利于他随机应变,恩威并施,分而治之,使双方都觉得有必要向他靠拢,紧密团结在他的周围。荷马史诗里的雅典娜似乎已失去了远古时代所拥有的贴近于“大地母亲”的灵智。受时代的局限,雅典娜的智慧总的说来是经验型的,如同奥德修斯的足智多谋一样,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思辨特点。尽管如此,二位分别是前历史时期神人两界的智者,因此容易被宽泛地当作古代的哲学家。在柏拉图看来,雅典娜既是“战争的爱好者”(philopolemos),又是“智慧的爱好者”(philosophos),女神的“选地”(指雅典)具备某种地理优势,极有可能培育出像她一样的智者(《蒂迈欧篇》24C—D)。雅典娜重视证据,从西方认知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点难能可贵。在《奥德赛》17.360—363里,女神让奥德修斯做的,实际上是一件稳妥取证的工作。雅典娜已经意识到证据的作用:即便是对像求婚人这样的“坏蛋”,对他们的惩罚也不能仅凭想当然办事,全然不需要前期的调查取证。但是,雅典娜对问题的认识流于模糊,不成系统,呈现出一种新旧观念混杂的势态。如同奥德修斯的妻子裴奈罗佩一样(她的认知观里迷信和重视实证的取向并存),雅典娜也是一位处于认知转型期里的人物,既具备“哲学家”的潜质,却又缺乏明晰的分辨意识,尚未挣脱旧道德观和善恶论的束缚,并没有整体地走在时代的前列。奥林波斯诸神日后逐渐被基督教淘汰,除了别的

原因,大概也与他们的思辨能力不足有关。

阿波罗乃宙斯和女提坦莱托之子,极得宙斯的信任,在《伊利亚特》里接受“父亲”的单线领导,而不是像雅典娜那样,既接受宙斯的指令,也服从赫拉的调遣。第三章探析了阿波罗的“来源”,指出了他的亚细亚背景,阐述了他的弓箭的杀伤功能,系统考察了他在《伊利亚特》里的突出表现。该章由“银弓之神”、“王者,听我诉说”、“神谕、巫卜、竖琴”和“理性、睿智、规避”等九个节次组成,重点讨论阿波罗的“双面”性,强调了“复合”在研究此神的个性、司职以及言行中的“主概念”地位。别的奥林波斯主神也不是单一的,但阿波罗的复杂程度远非他们所能比及。他的复合性内涵丰富,纵深宽广,具备接受多元表达的潜质。阿波罗致病,却也治病;他嗜喜战斗,却也酷爱诗乐;他司掌卜术,却不总是顺合命运;他崇尚理性,但偶尔也办事不顾章程;他忠诚,但也草率,信用度受到了诸神的质疑。这位被一些西方著名古典学家誉为“最希腊”,亦即最能体现希腊“男青年”精神风貌的神明,却是一个汇集了多种“矛盾”的综合体。大概是因为结合得太好了,也是因为是在神话中,阿波罗复合的性格和职能,没有妨碍人们对他的敬重。相反,世人羡慕他精湛的业务能力和可贵的敬业精神,无论政治倾向如何,都寄望于能在战时和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他的帮助。通过五彩缤纷的故事表象,我们可以窥见阿波罗的复杂性中有古希腊人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对立面和多元性的存在,是达成普遍和谐的格局前提。把单一和单调等同于和睦的做法,不仅缺乏亲和社会智性力量的道德感召力,而且无助于揭示生活的因为丰富多彩而显得生机与危机并存的内在本质。与阿波罗的理性主义同在的,是美国学者佩恩(R. Payne)早就指出过的“某种奇怪的外来的东西”(Ancient Greece: The Triumph of a Culture, 第63页)。如同对其他一些奥林波斯神做了在他看来必要的理性化改造,为了突出阿波罗的“有理智”,荷马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心理和司职中晦涩的一面。尽管如此,阿波罗的昏暗巫术在

民间依然大行其道,连同神话的美妙一起,把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的因素带入到希腊人的民族性之中,持续地影响了他们对生活和世界的认识。

荷马史诗的瑰美震撼人的心灵,但它所表述的深邃思想又会促使人们掩卷沉思,将思辨的触角伸向西方学术的深层。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道尔诺说过,荷马史诗是“欧洲文明的基本文本”(《启蒙辩证法》,第47页),如果不打算过于较真,应该说这样的评价读来不算过分。以上文字蜻蜓点水,谈不上概括,事实上也不一定归纳得很好。宙斯的埃吉斯(aegis)是一件何样的兵器?为什么说主宰天空即能控制世界?雅典娜的多才多艺体现在哪些方面?她在自身的“历史”演变中吸收了哪些东方因素?阿波罗是古代的“狼神”吗?他的箭枝锋快无比,却为何经常被说成是“温柔的”?诸如此类的话题书中均有详略不等的涉及,读者无需花费太多的时间便可各取所需,找到答案。拙著中还引入了一些或许有助于触发思考的议题,譬如“身份类别”、(荷马)“矛盾的历史观”、“执政神”的学术可析性、希腊认知史的发展脉络、神界的“政治图谱”、宙斯与命运的关系以及“三权分立”观念的神话表述等。对上述问题感兴趣的朋友们,或许可以抽空读一读书中的相关节段,以审察笔者的评析是否切中肯綮,抑或多少还有一点道理。

讨论人和神的“本质”(这里,我们可以暂时不计人会死,而神则长生不老这一点人所共知的差异)以及人、神两界的社会状况,研究者既可采取“求同”的路数(费尔巴哈关于“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的论断(《基督教的本质》,第44页),给我们留下过印象),亦可另辟蹊径,以“求异”作为展开课题研究的指针。神界有没有英雄(hērōs)?有没有专门的会场?有没有学校?更为重要的是,神界有没有民众(dēmos)?有没有城邦(polis)?换言之,天界是否有可以被统称为dēmos的神民?诸神是否住在类似于人间的城邦(或城邑)里?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带有“基础”(也是基本、根本)的性质,因此不易

回答。笔者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已有一些时日,也在别的著述里有所论及,但考虑到本书的写作主旨,所以结合相关的上下文有时会多说几句,更多的时候则是略作提及,没有进行详尽的剖析。当然,笔者的言简意赅也含带几分抛砖引玉的意思。显而易见的是,围绕上述议题展开的对人、神两界“差异”点的研究,最终有可能动摇一些学科领域内既有理论的权威,一定程度上改变其中的叙事和立论格局。学术也会有所依附,但这既不是它的立身之本,也不是它的主导品质。秉承客观、公正和鼓励进取的学术精神,笔者将一如既往,继续与学界同仁们一道刻苦钻研,勤奋工作,为推动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聊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西方学者中有些人“主体意识”过强,治学不甚严谨,立论也不够持中和稳当,这是他们的不足之处,我们不屑步其后尘。

做了这些年的学术研究,应该说已经不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新手了。然而,每当写作“前言”(因而表明即将正式交稿付梓)时,心中还是会产生几分疑惑,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不是说真的害怕什么,事情的“原委”或许与本人长期从事的职业有关。囿于自己的学养和能力,也由于多年来身居国内,在资料收集方面虽已尽心尽力,却总感捉襟见肘,无法覆盖所有的盲点,拙著中会有这样那样的讹误和难以尽如人意之处,为此还望方家悉心指教,也恳请读者朋友们海涵。

陈中梅

2010年5月,北京亦庄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宙斯	(1)
第二章 雅典娜	(92)
第三章 阿波罗	(197)
参考书目	(311)
索引	(325)
后记	(332)

第一章

宙 斯

观念的产生和改变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相联系,也与人的认知“自觉”和对“理论”的感悟能力的成熟程度相关联。观念有其政治、道德和经验基础,是社会生活及其可概括和可描述潜质在人的智性接受机制,亦即他们的头脑或思想中的反映。观念和由它们所代表或概括的“做法”一样,经常不受历史发展阶段的局限。进化是达尔文所在的 19 世纪的西方学者们喜欢谈论的话题。1860 年,德国人类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发表了他的名著《历史上的人》,提出了人类社会进化论的基本理论,观点相继得到了 E. B. 泰勒、L. H. 摩尔根和 J. G. 弗雷泽等著名学者的赞同。然而,西方学者中的许多人在注重社会形态改变(或进化)的同时却相对忽略了观念的历时性,未能看到古今社会在深层机制里的某些跨越时空、地域和文化传统的通联。希腊神话的魅力经久不衰,基督教历经不同的社会形态而没有走向消亡,有神论和关于神的众多观念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存在,这些都足以说明信念和精神价值的历时稳定性,不会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新旧继替而随之发生质的改变。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人类并非总是在进步的。至少在荷马看来,人类从古(至迟从迈锡尼时代以来)至今(即及至他生活的年代)的生存状况的一般性特征不是进步,而是令人沮丧的倒退。诗人的叙事中无疑带有大量神话的成分,但肯定也有真实历史事件的存

迹,不可能完全出自虚构。有必要指出的是,荷马的历史观是复杂的,超出了简单的“进化论”可以涵盖的范围。涉及神的家谱和诸神的所作所为,他会赞同进化的观点,认为神权的继替反映了神性力量的优化进程,因此符合神学目的论的道德指归。然而,这只是他的历史观中的一个侧面。谈到人的“发展”时,他的评述会明显地朝向今不如昔的一边倾斜。在《伊》1.259—274里,奈斯托耳可以当着阿伽门农、阿基琉斯和奥德修斯等当时的大英雄们的面夸奖前辈的豪杰们,称赞他们“都比你们出色”。谈及图丢斯之子狄俄墨得斯抓举的巨石时,诗人感叹道:当今之人(nun brotoi)就是站出来两个,也莫奈它何。^[1]一边是进化(或进步)论,一边是今不如昔论,神和人的历史似乎南辕北辙,循走了两个相反的发展方向。有了上述“问题”意识,我们将不难发现这一矛盾现象也存在于赫西俄德的作品之中。若就客观的解读效果而非诗人的主观愿望而言,他的“继替神话”(The Succession Myth)和“五个种族的故事”(除对第四个种族,即英雄种族的描述以外),^[2]仿佛是在以更加明晰和系统的方式提醒我们不要对上述“两个相反的发展方向”视若无睹,

[1] 《伊》(即《伊利亚特》)5.302—304。带有今不如昔意味的“当今之人”在《伊》里出现四次。针对阿伽门农子不如父的评价(4.396—400),狄俄墨得斯的助手塞奈洛斯进行了有力的反驳(4.404—410),但以塞奈洛斯的年龄、身份和地位,他的话显然不如奈斯托耳和阿伽门农的评价更有分量,也不代表诗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导观点。参考并比较《奥》(即《奥德赛》)2.276—277。从笔者所读过的书籍和资料来看,西方学者似乎尚未明晰注意到我们在此提及的这种“矛盾的历史观”。

[2] 赫西俄德的历史观是复杂的。出于反对“循环论”的需要,有西方学者认为,赫西俄德所描述的青铜种族其实好于此之前出现的白银种族,而作为第四个种族的英雄种族,其实也比先它出现的青铜种族要好(R. Nisbet, *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第15页)。然而,总体上坚持观念和历史的进步的 Nisbet 教授对《工作与时日》里普罗米修斯盗火一事的阐释(同上,第17页),却很可能是错误的。人类原本有火,由于普罗米修斯欺骗了宙斯,使其未能得到上好的祭肉(详见《神谱》535—616),后者为惩罚他而藏起了人间的火种,从而大大降低了凡人的生活质量(换言之,凡人的生活质量因此而出现了倒退)。在《被绑的普罗米修斯》7—11里,埃斯库罗斯将普罗米修斯盗火赠送凡人的举动作为宙斯惩罚他的原因, Nisbet 的立论有可能是受了这一后世“改编”的影响。赫西俄德所持的“退化论”立场,也在他所讲述的“潘多拉的故事”中得到了明晰的展示(参阅《工作与时日》90—95)。

掉以轻心。和提出生物进化论的达尔文截然不同,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对发展持悲观态度的西方历史学家(比如说英国人理查德·考伯(Richard Cobb))有着明显的区别,赫西俄德看到的是人类种族的衰败,所持的是一种总体上与进化背道而驰的退化论。由此可见,单方面地谈论希腊人的乐观(亦即理性)主义或悲观主义都是不恰当的,从荷马和赫西俄德自己恐怕都没有觉察到的矛盾的历史观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希腊思想的复杂性,领略到古代叙事诗歌极其广阔的受释纵深。

如同世间的万物一样,观念也会经历它的生成、发展、改变乃至消亡的过程。我们刚刚强调了一些重要观念的不变或相对的稳定性,不是有意从根本和整体上否定观念的变更与“进化”,而是出于行文和表达叙事主旨的需要。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或许会对独裁不屑一顾,以为那只是一堆历史垃圾。然而,独裁既没有从地球上完全消失,也不是从来就没有好名声的。或许会让一些人感到不解的是,它曾经是人们整体和自愿的选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弗雷泽语),代表先进。“合理”的独裁或许比最坏的无政府状态好些,也比长时期的大规模争斗和流血牺牲更能体现稳定的可贵。在神的王国里,独裁者理直气壮,颐指气使,根本无需掩饰。像今天受到许多人颂扬的共和与民主政制一样,独裁曾经占据着古代知识和道德的制高点(换言之,是公认的合理做法),既体现了消除混乱并建立秩序的历史进程,也是一种与时代意识相适应的必须。评估政制优劣的难度,还在于落后的体制中不仅可能,而且似乎必然包含某些优势,具备某些能让执政者们感到欢欣鼓舞的优点。独裁可以体现办事的效率,一定程度上避免神界权力部门之间的互相扯皮,压制内讧,减少行政资源的浪费。历史上的许多杰出人物都在集权统治的体制模式里乾坤独掌,如鱼得水,比如说汉武帝刘彻,比如说明太祖朱元璋,再比如说成功且巧妙压制过贵族(或元老院)势力和平民力量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屋大维)。卡尔·

波普尔会觉得一个容忍批判性讨论和反对意见的社会,将更为有利于诸如贫困和医疗卫生条件过差等公共问题的解决,但古代的希腊史诗诗人们却很可能不会赞同他的见解。通过集权,人们也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宙斯的办事效率其实是很高的,而希特勒的统治在1933至1938年间也堪称卓有成效,使德国的失业率从原来的33%奇迹般地下降至1.3%。独裁体制曾经风光八面,独裁者也因为大权独揽而无所顾忌,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制衡地放开手脚办事,或公开号令,或幕后操控(包括巧妙的利益交换),在特定的神学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有可能建立异乎寻常的丰功伟绩。从主观上来讲,为了能够问心无愧地接受民众的崇敬,独裁或专制体制的维护者们,只要自己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得到满足,一般情况下也愿意勤勉从政,争取把事情做好。有必要提及的是,专制和民主之间的界限并非截然泾渭分明,也就是说,二者有可能在某些边缘地带形成重叠。民主政制是一个复杂的现象,除了别的因素,其中还有自由民主制和专制民主制的区别。荷马史诗中保留了部落民主制的某些特点,即使在强横霸道的宙斯身上,细心的读者依然可以发现民主意识时隐时现的展现。有必要指出的是,民主不是一剂包治百病的良药。苏格拉底知道暴民政治的危害,而在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也对无产阶级(或工业活动中被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工人们)是否具备足够的领导能力持某种恨铁不成钢的怀疑态度。考虑到问题的复杂程度,任何涉及政制的阐述都可能带有超然的性质,我们的研究也不例外,其意义经常不在于付诸实践(众所周知,宙斯和奥林波斯诸神其实并不存在),而在于理论的彰显,在于展示学术研究的智性品格和叙事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写作其实是一种寻找可能性的艺术。

独裁者是可以伟大的,西方神话和政治体制演变史(二者在这一